

壹、緒論

成語是日常生活中使用最頻繁的比喻性語言，在中文的閱讀上，成語也是語文學習與教學的焦點，被視為是語文能力表現的指標之一。事實上，成語的使用不僅是語文能力的結果，也是人類思考與認知歷程的展現（Gibbs, 1994）。柯華葳與趙德昌（1993）指出，日常生活中人們所使用的成語，運用的就是比喻的方式，利用另一種概念來說明原先要傳遞的訊息，讓學習者可以經由舊經驗學習新知識，有助於高層次的語文認知學習和應用。當成語大量地使用於文本和日常溝通中，且能有效地協助人們達成溝通意圖時，成語理解的歷程便成為不容忽視的認知識題。

在現代的語文辭典中，成語通常被視為是一個獨立的表義單位，然而，學術界對於成語的界定仍有分歧（陶原珂，2002）。不過，大致上共通的看法是：成語是一種眾人習用的、固定的語言形式，通常以詞組或短句的形式出現（徐盛桓，2009；黃玲玲，1993；陶原珂，2002；Wu, 1995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成語中，成語詞整體所要表達的比喻意義，和成語詞內部的單一字元所代表的字面意義，兩者之間的關係相當巧妙。例如，一目十行（形容閱讀速度的快速）、囫圇吞棗（比喻理解事物籠統含糊）。這樣的現象，讓研究者感到

好奇的是：讀者是如何了解這些成語的意義？這些成語是否也因為不同的特性，在理解時形成不同的作用？

由西方語言的成語研究中可發現，傳統的成語理解觀點認為，成語的意義是「定型的」（frozen）和「約定俗成的」（arbitrary），記憶被視為是影響成語理解的唯一因素，導致背誦成為主要的學習方式。但是，近年來，這樣的傳統觀點備受質疑。首先，學者們指出在日常生活中，人們很有可能遇上從未接觸過的成語，而且在大多數的情況下，人們仍可理解其意（Gibbs, Bogdanovich, Sykes, & Barr, 1997）。再者，如果記憶是影響成語理解的唯一因素，代表著成語是不可分解的長字，這卻難以解釋，當成語出現「天長地久」、「地久天長」的字序變化，或者是「路不拾遺」、「道不拾遺」的字彙更換，有時並不影響人們理解成語的意義（黃玲玲，1985；Gibbs, 1980, 1985）。上述這些現象，意味著成語理解是一個複雜的認知歷程，人們對於成語的理解，並不完全只依賴記憶的提取，可能還有其他的理解途徑。

在學者們探尋其它可能影響成語理解因素的過程中，他們發現，我們不能只是將成語視為「概括性的同質性群體」（a general homogenous category），而不去了解它們各自的特性（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）（Lim, Ang,

Lee, & Leong, 2009)。學者們認為，藉由成語的特性進行研究，可以了解學習者如何將成語組織成有意義的小群體，進而洞察成語理解過程中的底層機制。在這樣的研究取向中，兩個備受重視的成語特性是：熟悉度（familiarity）與可分析性（analyzability）。

成語的熟悉度受到重視的原因，在於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成語，往往是透過反覆的接觸而習得的，因而成語的熟悉程度，在理解過程中可能形成制約作用，針對不同熟悉度的成語，人們可能會採用不同的理解策略（劉正光，2004）。例如，高熟悉度成語的理解可能直接經由記憶的提取，而低熟悉度成語可能採用的是類比或關鍵字等推論策略。因此，確認熟悉度對成語理解的影響，成為多數學者進行成語理解研究的第一步，以利後續研究得以更深入地探討其他因素，對成語理解可能產生的影響。

目前在熟悉度的研究上，有幾個重要的結果：第一，不同熟悉度的成語，會影響閱讀者的閱讀時間長短。在以反應時間為測量方式的研究中，大部分的研究顯示，低熟悉度成語需要較多的閱讀時間，高熟悉度成語在閱讀上則明顯較為快速（Gibbs, 1985; Giora & Fein, 1999; Schweigert, 1986; Schweigert & Moates, 1988）。第二，不同熟悉度的成語，會影響受試者的理解正確度。在

以理解程度為測量方式的研究中，結果顯示，受試者在熟悉成語的理解上，選擇較多與比喻意義相關的解釋，而在不熟悉成語的理解上，則選擇較多與字面意義相關的解釋（Libben & Titone, 2008; Nippold & Taylor, 2002; Schraw, Trathen, Reynolds, & Lapan, 1988）。從近年來的研究來看，西方學者大致皆強調，在探討成語理解歷程時，熟悉度可能是必需考量的影響因素。那麼，在中文成語理解上，熟悉度是否也具有相似的影響力呢？這是本研究首先要檢驗和釐清的重點。

其次，成語是否能透過分解與分析的方式獲得比喻意義，也是影響成語理解的要素之一。這個研究面向關注的焦點，便是成語可分析性的探究。例如，學者們指出，英文成語“rack your brains”（絞盡腦汁）是可分解的，而“kick the bucket”（死亡）則為非分解性的成語。早期對於可分析性的研究，偏重於「熟悉的或已習得的成語」，用來解釋受試者的成語意義提取過程，強調的是成語結構的可分解性對成語理解的影響（Gibbs, Nayak, & Cutting, 1989）。近年來，可分析性的觀點進一步關注到「低熟悉的或未學習過的成語」的認知歷程，且開始使用「可分析性」這個語詞，以強調在成語理解時，人們扮演的是較為主動的分析推論角色（Bortfeld, 1997）。根據Vega